

· 家乡情怀 ·

静静的河流

张柯

一

国庆节期间,我们一家开车去信阳一茶山中游玩,偶入深山腹地,发现一家隐在林中的朴实农家饭店,里面是一对老夫妇安静相守。院子阔大而整洁,有两条狗一群鸡,前面是一条蜿蜒流淌的河流。除此之外,老两口还保留着几间依山而建的老土坯屋。

老夫妇很热情健谈,搬出椅子邀我们歇息,并随之泡了茶水,说是自家茶园的茶叶。谈话间得知,老两口的子女都在城里,也曾数次接他们一起生活,但老两口习惯了山里的安静自由,更舍不得门前的那条河流。他们指着门前不远的小河,表情宁静而祥和。

二

我小时候生活在县城边儿,虽有着位居城边儿优越的地理位置,但村民们大多还是以种田为主,偶尔会在城里做个小生意,打点零工赚点家用,住的大多是土坯屋,普遍比较贫寒。

村子后面有条不算宽阔的河流,河道两边都是村庄,本来距离很近的

村民们,因为河流阻隔,就成了隔岸相望的邻居。双方在各自的田地劳作,累了坐在河边的坝埂上,抽支烟唠会儿嗑,这种刚刚好的距离感反而令村民们的关系更为和谐自然。

有一年夏天,雨猛烈而粗犷,天地间混沌一片。小孩子最喜欢下雨,我兴奋地站在屋檐下,伸手去接那如雨帘般的水珠。土坯房最怕下持久性的大雨,屋顶上的瓦片不如楼板严丝合缝,雨水顺着缝隙滴下来,地面瞬间变得潮湿。

三

等到雨声渐稀时去开门,却更见汪洋。原来是池塘里的水涨起来了,我家的地势在村里算是最高的,但也漫上了台阶。村里的小孩子兴奋地纷纷拿出自家的木盆水瓢打着水仗,滑着游船。我也拿出棒槌,新奇地学着大人的模样在家门口洗起了衣服,完全忽略了父母焦灼的眼神、紧锁的眉头!

村后的那条河流终于承载不住四处汇合而来的雨水,几乎和坝埂齐平,浑浊的河水夹杂着野草向下缓缓流动,低洼处的菜园、农田也被淹没,村西头有几户村民的房子地基已淹

没,屋子里也积了水。

作为队长的父亲眼看雨势不休,开始召集村民们要做好往地势高的邻村做转移的准备。就在大家紧张忙碌时,雨适时地停了,随后太阳也出来了。到下午时,村后河流的水势开始消退。池塘的水也逐渐退至原位,村民们终于都松了口气。

四

丰沛的雨季过后,又迎来了旱季。门口的池塘在一点点地缩小干涸,牛羊们要趟几步淤泥才能勉强喝到水,到后来淤泥也硬成了平地,不具备奔腾个性的死水注定经不得一点儿自然挑战而走向消亡。

民以食为天,粮食是农民的命根子。父亲把村民们召集一块儿开会,商量着每家出钱买台抽水机来灌溉。其实哪怕不干旱,因为雨水的失衡,也会时常需要抽水机的帮忙。抽水机放在村后那条河边,提前挖好蓄水沟,抽上来的水在蓄水沟稍作停留,再缓缓流向田地,细细浸润慢慢渗透……

田里的庄稼终于缓过来了,但河水也被抽得差不多了,两岸的河床裸露了出来,随之也被发现了隐藏在里

面的无数鱼虾。几乎所有的村民都集体出动,拿出渔罩渔网鱼篓,大人小孩不再心存畏惧,纷纷下河摸鱼,那一刻,这条河从没如此热闹沸腾过!

五

村子逐渐被城市化,门口的那口池塘早已被一排排整齐的洋楼填满,但村后的那条河流依旧静静流淌,两岸还有被居民们保留下的菜园和花草仍需它来润泽滋养。人们虽没细究过这条河流的源头和流向,但一直在用实际行动来维护它、亲近它。

有天我突发奇想,沿着村后的那条河流走下去,看看它到底会流向何方。最后惊奇地发现,它竟然是官渡河的一条支流,而且都是东西流向!具有独特地理位置的中国有黄河、长江两条最主要河流,由两条主流又延伸出一级二级三级支流,这些支流再如细胞分化般分支出无数小支流细流贯穿全国……

临行前,老人送了一包山里捡的野栗子给我们,并邀请明年谷雨时节来他们的茶园采茶,那时会有最好的信阳毛尖!

我们欣然答应,有如此山水河流的滋养浸润,一切都是最好的……

· 朝花夕拾 ·

想起那段难忘的红薯岁月

邹晓峰

孙儿们喜欢吃我做的红薯饼,元旦假期这天一大早,我专门去超市买了几斤红薯。望着鲜红鲜红的红薯,瞧着孙儿急切渴望的眼神,使我不由得想起了那段难忘的红薯岁月。

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,家乡粮食紧缺,红薯作为那个年代的主食救了百姓们的命。记得每年秋季生产队分的红薯,娘总是小心翼翼地将红薯分为大、中、小三个类型。对小的长有毛须根的为低劣红薯,每天早上蒸着吃;对长有裂缝的红薯洗干净后切成片,再拌点面粉晚上煮着吃;对光滑均匀的红薯,娘都给择在一边,让爹藏在窑里,留着过年吃。

在那个连粗粮淡饭都吃不起的年代,学校还没放学肚子就饿了。俗话说,饥饿起盗心。我记得大概在1969年上二年级的时候,那是一个春天的上午,在放学路上,我故意放慢行走的脚步,拐到邻村一块薯苗地,见暗红色的薯苗,心想地下的薯种一定好吃。于是,便装佯蹲下身子拔鞋,飞快地刨出一个红薯后便跑到了一片竹林里,不待洗净就啃了起来。薯种又硬又涩,后来才知道,出苗的红薯有毒,此后我再也不敢对薯种下手了。

入秋后,早薯成熟了。薯垄被胀得裂开一条条缝,分明告诉孩子们,红薯长大了!光着上身,穿着裤衩的几个小伙伴聚在小河边,折下柳条做成柳圈戴在头上,把自己

掩蔽起来,溜到红薯地里,像鬼子偷雷般的小心翼翼扒开土,刨出几个大红薯便迅速溜到小河边,几个小伙伴又过了一顿“快餐”。

那个年代,不仅红薯是度日的主粮,而且红薯杆是农户们一道季节菜,每到秋天红薯快成熟前就开始采摘红薯杆,我家每年都要腌八斗缸一满缸,从秋天一直吃到第二年三月。

红薯收获的时候,一个个硕大的红薯,泛着紫红的颜色,被锄头毫不留情地从贫瘠的土地里刨了出来,常常引发四周一声声赞叹。

大概在1970年冬月,家里将分的红薯舍不得吃藏在窑里,被村东头刘二婶养的母猪撞开了圈门,一头母猪带着十几头小猪崽拱开了我家红薯窖,要不是我和大哥下午放学后去屋后拾柴,母猪和猪崽就会把我三箩筐红薯拱吃得精光。娘知道后,当场就流泪了。是呀,这窖红薯就是我家的救命粮啊。事情发生后,刘二婶提了两小筐红薯来赔礼道歉。娘说,这也不是故意的,咋说也不能要她家赔的红薯。

后来,村里人知道刘二婶的猪拱吃了我家的红薯后,纷纷来到我家,乡邻带来十个八个红薯来安慰呢。

为了储藏好乡邻送来的这些红薯,爹用土坯在自家的厨房里砌了一个小池子,下面用干松树毛垫好,上面再用松树毛和干稻草盖

好。爹说,这样既防糟塌,又不容易被冻坏。

娘说,今年红薯少了,就得过细吃。是的,原来大哥和姐姐每年秋天的星期天去山上打柴,娘每次都在锅灶里将烧好的红薯给每人带上两个。自从红薯窖被东头刘二婶的猪拱后,大哥和姐姐上山打柴带红薯的习惯就给取消了。

同年深冬的一天早上,邻居家李大伯端着一碗亮晶晶的红薯,在门口蹲着,两腿挟着装红薯的大碗,将手中剥好的红薯皮,朝卧在地上仰头望着主人的狗面前一扔,麻利的狗一跃而起,嘴向前一张,就将李大伯扔的红薯皮接住了。站在山头边的我,馋得直流口水,那时我真巴不得也变成李大伯家中的那条狗,去享受吃薯皮的快乐生活。

改革开放后,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农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。一村一品,红薯作为家乡龙头产品之一,礼品红薯、礼品粉条成了家乡的名片。粉条远销全国各地,深受城里人欢迎。因为,红薯富含蛋白质、淀粉、果胶、纤维素、氨基酸、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,有“长寿食品”之美誉,它还具有抗癌、保护心脏、预防肺气肿、糖尿病、减肥等功效。

在那段以红薯度日的岁月里,绵绵的薯香,真是让我舍不得的故事,因为它能带我带回艰难而又温暖的童年,勾勒出一段难忘的回忆。

· 诗品时空 ·

老屋

付旭

村庄在变老
老屋越来越老

院子没有了围墙
一棵杨树
一棵槐树
一棵石榴树
蒿草簇拥着它们

鸟巢空空
只留下
鸟鸣和旁边的蝉蜕

去年旧事
部分交给灰尘
部分交给蜘蛛网
余下交给我和蓝天白云

朝玉阶·春雨

鲁明

桃李妍妍沁异香,蝶飞春燕绕,菜花黄。
东风迎面野寒凉,行云飘杏雨,细敲窗。
玉珠飞落满池塘,滋田培沃土,早耕忙。
图恩回报岁余粮,似油知可贵,赋诗行。